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六

懵教官愛女不受報　窮庠士助師得令終

詩曰

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
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

這首詩乃是廣文先生所作、道他做官清苦處、蓋因天下的官、隨你至卑極小的、如倉大使、巡簡司也還有些外來錢、惟有這教官管的是那幾个酸子、有體面的、還來送你幾分節儀、沒體面的終年面也不來見你、有甚往來交際、所以這官極苦、然也有時運好、撞着好門生、也會得他的氣力起來、這又是各人造

數百衙門何必足多有有有的

造化不同浙江温州府曾有一个廪膳秀才姓韓名贄卿屢次科第不得中式挨次出貢到京赴部聽選選得廣東一个縣學裡的司訓那个學直在海邊從來選了那裡再無人去做的你道爲何元來與軍民府州一樣是个有名無實的衙門有便有幾十个秀才但是認得兩个上大人的字脚就進了學再不退了平日只去海上尋些道路直到上司來府穿着衣巾擺班接一接送一送就是他向化之處了不知國朝幾年間曾創立得一个學舍無人來住已自東倒西歪旁邊有兩間舍房住一个學吏也只管記記名

姓簿籍沒事得做就合着秀才一夥去做生意這就算做一个學了韓贊卿悔氣却選着了這一个去處（誰知前不是悔氣）曾有走過廣裡的備知詳細說了這樣光景合家恰像死了人一般哭个不歇韓贊卿家裡窮得火出守了一世書窗指望巴个出身多少挣些家私今却如此遭際沒計奈何韓贊卿道雖道便是這樣罷了不成窮秀才結煞除了去做官再無路可走了我想朝廷設立一官畢竟也有个用處見放着一个地方難道是去不得哄人的也只是人自怕了我總是沒事得做揀着窮骨頭去走一遭或者撞着上司可憐有

些別樣處法作成些道路就如似在家裡坐了遂發一个狠決意要去親眷們阻當他多不肯聽措置了些盤纏別了家眷冒冒失失竟自赴任到了省下見過幾个上司也多說道此地去不得住在會城守幾時別受些差委罷韓贊卿道朝廷命我到此方行教道有身不履其地算得為官的是必到任一番看如何光景上司聞知多笑是迂儒腐氣憑他自去了韓贊卿到了海邊地方尋着了那个學吏拏出吏部急字號文憑與他看了學吏喫驚道老爹你如何直走到這裡來韓贊卿道朝廷教我到這裡做教官不到

這裡、却到那裏、學吏道舊規但是老爹們來、只在省城住下、寫个諭帖、來知會我們開本花名冊子送來、秀才稟糧中扣出一个常例一同送到、一件事就完了、老爹每俸薪自在縣裡去取、我們不管、以後陞除去任、我們總不知道了、今日如何却竟到這裡、韓贊卿道、我既是這裡官、須管着這裡秀才、你去叫幾个來見我、學吏見過文憑、曉得是本管官、也不敢怠慢、急忙去尋幾个為頭的積年秀才、與他說知了、秀才道、奇事奇事、有个先生來下、一傳兩兩傳三、一時會聚了十四五个、商量道、既是先生到此、我們也該以

畢是孔夫子降伏得人

禮相見有幾个年老些的穿戴了衣巾其餘的只是常服、多來拜見先生、韓贄卿接見已畢、逐个問了姓叙些寒溫、盡皆歡喜、略略問起文字大意、一班兒都相對微笑、老成的道先生不必拘此、某等敢以實情相告、某等生在海濱、多是在海裡去做生計的、當道恐怕某等在內地生事、作成我們穿件藍袍、做了个秀才、羈縻着、唱得幾个喏、寫得幾字、就是了、其實不知孔夫子義理怎麽樣的、所以再沒有先生們到這裡的、今先生辛辛苦苦來走這遭、這所在不可久留、却又不好叫先生便如此空回去、先生且安心住兩

看伊有意非尋常秀才也

月、讓吾們到海中去、去五日後、却來見先生、就打發先生起身、只看先生造化何如、說畢、哄然而散、韓贊卿聽了這番說話、驚得呆了、做聲不得、只得依傍着學吏尋間民房權且住下、這些秀才去了五日、果然就來見了韓贊卿道、先生大造化、這五日內生意不比尋常、足足有五千餘勾、先生下半世用了、弟子們說過的諸毫釐不敢入己、盡數送與先生、見弟子們一點孝意、先生可收拾回去、是个高見、韓贊卿見了許多東西、嚇了一跳、道多謝列位盛意、只是學生帶了許多銀兩、如何回去得、衆秀才道、先生不必憂慮

弟子們着幾个與先生做伴同送過嶺、萬無一失、韓贊卿道學生只爲家貧無奈、選了這裡不得不來、豈知遇着列位、用情如此。衆秀才道弟子們從不曾見先生面的、今勞苦先生一番、周全得回去、也是我們弟子之事、已後的先生不消再勞了、當下衆秀才替韓贊卿打叠起來、水陸路程舟車之類、多是衆秀才備得停當、有四五个陪他一路起身、但到泊舟所在、有些人來相頭相脚、面生可疑的、這邊秀才不知口裏說些甚麼、拋个眼色、就便走開了去、直送至交界地方、路上太平的了、然後別了韓贊卿、告回韓贊卿

謝之不盡、竟帶了重貲回家、一个窮儒、一旦饒裕了、可見有造化的、只是這个教官、又到了做不得的地方也、原有起好處來、在下爲何把這个教官說這半日、只因有一个教官做了一任回來、貧得徹骨、受了骨肉許多的氣、又虧得做教官時、一个門生之力、掙了一派後運、爭盡了氣、好結果了、正是

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
任是親兒女、還隨阿堵移、

話說浙江湖州府近太湖邊地方、叫做錢簍、有一个老廪膳秀才、姓高名廣、號愚溪、爲人忠厚、生性古執、

生有三女、俱已適人過了、娶石氏已故、並無子嗣、止有一姪名高文明、另自居住、家道頗厚、這高愚溪積祖傳下房屋一所、自己在裏頭住、姪兒也是有分的、只因姪兒自掙了些家私、要自家像意、見這祖房坍塌下來、修理不便、便自已置買了好房子、搬出去另外住了、若論支派、高愚溪無子、該是姪兒高文明承繼的、只因高愚溪諱言這件事、況且自有三女、未免偏向女兒、一骨血、有積趲下的束修本錢、多零星與女兒們去了、後來挨得出貢、選授了山東費縣教官、轉了沂州、又陞了東昌府、做了兩三任、歸來囊中也有

四五百金寬些有官聽說大凡窮家窮計有了一二兩銀子便就做出十來兩銀子的氣質出來況且世上人的眼光極淺口頭最輕見一兩个箱兒匣兒略重些便猜道有上千上萬的銀子在裏頭還有鑿鑿說着數目恰像親眼看見親手兌過的一般總是一刻的窮相彼時高愚溪帶得些回來便就聲傳有上千的數目了三个女兒曉得老子有些在身邊爭來親熱一个賽一个的要好高愚溪心裏歡喜道我雖是沒有兒子有女兒們如此殷勤老景也還好過又想一想道我總是留下私蓄也沒有別人得與他們

大手段不是做教官的

不拿些出來、分與女兒們、不等他們感激、越堅他每的孝心、當下取三百兩銀子、每女兒與他一百兩、女兒們一時見了銀子、起初時千歡萬喜、也自感激、後來聞得說身邊還多、就有些過望起來、不見得十分足處、大家唧噥道、不知還要留這偌多與那个用、雖然如此說、心裏多想他後手的東西、不敢冲撞、只是趕上前的討好、姪兒高文明照常往來、高愚溪不過撇而相待、雖也送他兩把俸金、幾件人事、恰好姪兒也替他接風洗塵、只好直退、姪兒有些身家、也不想他的、不以為意、那些女兒鬧鬧了幾日、各要回去、只

剩得老人家一个在這些敗落舊屋裏面居住、覺得淒凉、三个女兒、你也說我也說、多道來接老爹家去住幾時、各要爭先、愚溪笑道、不必爭、我少不得要來看你們的、我從頭而來、各住幾時便了、別去不多時、高愚溪在家淸坐了兩日、寂莫不過、收拾了些東西、先到大女兒家裏住了幾時、第二个第三个女兒、多着人來相接、高愚溪以次而到、女兒們只怨悵來得遲、住得不長遠、過得兩日、又來接了、高愚溪周而復始、住了兩遍、女兒們殷殷勤勤、東也不肯放、西也不肯放、高愚溪思量道、我總是不生得兒子、如今年已

[illegible]

老邁又無老小何苦獨自个住在家裡、有此三个女兒輪轉供養、勾過了幾年了、只是白喫他們的、心裏不安、前日雖然每人與了他百金、他們也費些在我身上了、我何不與他們說過、索性把身邊所有盡數分與三家、等三家輪供養了我、我落得自孫自在、這邊過幾時、那邊過幾時、省得老人家還要去買柴糴米、支持辛苦、最爲便事、把此意與女兒們說了、女兒們个个踴躍從命、多道女兒養父親、是應得的、就不分得甚麽也說不得、高愚漢大喜、就到自屋裡、把隨身箱籠、有此實物的多搬到女兒家裏來了、私下把

箱籠東西、斬斬湊湊、還有三百多兩、裝好漢發个慷慨、再是一百兩一家、分與三个女兒身邊、剩不多些甚麼了、三个女兒接受、盡皆歡喜、自此高愚溪只輪流住在三个女兒家裏過日、不到自家屋裏去了、這幾間祖屋、久無人住、逐漸坍將下來、公家物事、賣又賣不得、女兒們又攛掇他、說是有分東西、何不折了些來、愚溪總是不想家去住了、道是有理、但見女壻家裡有些甚麼工作修造之類、就去悄悄載了些作料來增添改用、東家取了一條梁、西家就想一根柱甚至猪棚屋、也取些椽子板障來拉一拉、多是零碎

自然之事彷

取了的姪兒子也不好小家子樣來爭、聽憑他沒些搭煞的把一所房屋狼籍完了、

祖宗締造本艱難、公物將來弃物看

自道揝家甚畢世、寧知轉眼有炎寒

且說高愚溪初時在女揝家裡過日、甚是熱落、家家如此、以後手中沒了東西、要做些事體、也不得自繇、漸漸有些不便當起來、亦且老人家心性、未免有些嫌長嫌短、左不是右不是的、難爲人、畧不像意、口裡便恨恨毒毒的說道、我還是喫用自家的、不喫用你們的、聒絮个不住、到一家、一家如此、那些女揝家裡、

未免有些厭倦起來況且身邊無物沒甚麼想頭了
就是至親如女兒心裡較前也懈了好些說不得个
推出門却是巴不得轉過別家去了眼前清淨幾時
所以初時這家住了幾時未到滿期那家就先來接
他而今就過日期也不見來接只是巴不得他遲來
些高愚溪見未來接便多住了一兩日這家子就有
些言語出來道我家住滿了怎不到別家去再畧動
氣就有的發話道當初東西三家均分又不是我一
家得了的言三語四耳朶裏聽不得高愚溪受了一
家之氣忿忿地要告訴這兩家怎當得這兩家真是

一个娘養的過得兩日這些光景也就現出來了閒話中間對女兒們說着姊妹不是開口就護着姊妹夥的至于女壻一發彼此相為外貌解勸之中帶些尖酸譏評只是丈人不是更當不起高興溪惱怒不過只是尋是尋非的炒鬧合家不寧數年之間弄做个老厭物推來攘去有了三家反無一个歸根着落之處了看官若是女兒女壻說起來必定是老人家不達時務惹人憎嫌若是據着公道評論其實他分散了好些本錢把這三家做了靠傍凡事也該體貼他意思一分纔有人心天理怎當得人情如此與他

以看取厭之道

人人有此病

的便算已物用他的便是冤家況且三家相形便有許多不調勻處假如要請一个客做个東道這家便嫌道何苦定要在我家請口裏應承時先不爽利了就應承了去心是懈的日挨一日挨得滿了又過了一家到那家提起時又道何不在那邊時節請了偏要留到我家來請到底不請得撒開手難道遇着大小一事就三家各派不成所以一件也成不得了怎教老人家不氣苦這也是世態自然到此地位的只是起初不該一味溺愛女兒輕易把家事盡情散了而今權在他人之手豈得如意只該自揣了些已盡

罷却又是親手分過銀子的心不甘伏、欲待爭了口氣、別走道路又手無一錢家無片瓦爭氣不來動彈不得、要去告訴姪兒平日不曾有甚好處到他今如此行徑没下稍了、恐怕他們見笑没臉嘴見他、左思右想、恨道只是我不曾生得兒子、致有今日、枉有三女、多是負心何外的、一毫没幹、反被他們賺得没結果了、使一个性子、盼着眼淚、走到路傍一个古廟裏、坐着、越想越氣、累天倒地的哭了一回、猛想道、我做了一世的儒生、老來弄得這等光景、要這性命做甚麼、我把胸中氣不忿處、哭告菩薩一番、就在這裏尋

个自盡罷了、又道是無巧不成話、高愚溪正哭到悲切之處、恰好姪兒高文明在外邊收債回來、船在岸邊搖過、只聽得廟裡哭聲、終是關着天性、不覺有些動念、仔細聽着、像是伯伯的聲音、便道不問是不是、這个哭哭得好古怪、就住攏去看一看、怕做甚麼、叫船家一榜邀住了船、船頭傍岸、撲的跳將上去、走進廟門、喝道、那个在此啼哭、各擡頭一看、兩下多喫了一驚、高文明道、我說是伯伯的聲音、爲何在此高愚溪見是自家姪兒、心裏悲酸起來、越加痛切、高文明道、伯伯老人家、休哭壞了身子、且說與姪兒、受了何

入的氣、以致如此、高愚溪道、說也羞人、我自差了念頭、就靠着女兒、不留個後步、把些老本錢、多分與他們了、今日却沒一個理着我了、氣忿不過、在此痛哭、告訴神明一番、尋個自盡、不想遇着我姪、甚爲有愧、高文明道、伯伯怎如此短見、姊妹們是女人家見識、與他認甚麼真、愚溪道、我寧就于此、不到他三家去了、高文明道、不去也憑得伯伯、何苦尋就、愚溪道、我已無家可歸、就何待、高文明道、姪兒不才、家裡也還奉養得伯伯一口起、怎說這話、愚溪道、我平時不曾有好處到我姪、些些家事、多與了別人、今日剩得

此處都明白起來

个光身子怎好來擾得你高文明道自家骨肉如何說个擾字愚溪道便做道我姪不弃姪媳婦定嫌憎的我出了偌多本錢買別人嫌憎過了何況子然一身高文明道姪兒也是个男子漢豈繇婦人做主況且姪婦頗知義理必無此事伯伯只是隨着姪兒到家裡罷了再不必遲疑快請下船同行高文明也不等伯子回言一把扯住衣袂拉了就走竟在船中載回家來高文明先走進去對娘子說着伯伯苦惱思量尋死的話高娘子喫驚道而今在那里了高文明道已載他在船裡回來了高娘子道雖然老人家沒

搭絲討得人輕賤、却也是高門裡的體面、原該收拾
了回家來、免被別家恥笑、高文明還怕娘子心未定、
故意道、老人家雖沒用了、我家養這一羣鵝在園裡、
等他在家、早晚看看也好的、不到得喫白飯、娘子道、
說那里話、家裡不爭得這一口、就喫了白飯也是自
家骨肉、又不養了閒人、沒有孩兒叫个伯子來家看
覷之理、不要說這話、快去接了他起來、高文明道、既
如此說、我去請他起來、你可整理些酒飯相待、說罷、
高文明三腳兩步、走到船邊、請了伯子起來、到堂屋
裡坐下、就擺出酒肴來、與娘兩人喫了一會、高愚溪

還想着可恨之事、提起一兩件來告訴姪兒、眼淚簌簌的下來、高文明只是勸解、自此且在姪兒處住下了、三家女兒知道曉得老兒心裡怪了、卻是巴不得他不來、雖體面上也叫个人來動問動問、不曾有一家說來接他去的、那高愚溪心性古撇、便接也不肯、去了、一直到了年邊、三个女兒家纔假意來說接去過年、也只是說聲、不見十分殷勤、高愚溪回道不來、也就住了、高文明道、伯伯過年正該在姪兒家裡住、的祖宗影神也好拜拜、若在姊妹們家裏、挂的是他家祖宗、伯伯也不便、高愚溪道、姪兒說得是、我還有

兩个舊箱籠、有兩套圓領在裡頭、舊紗帽一頂、多在大女兒家裡、可着人去取了來、過年時也好穿了拜祖宗、高文明道、這是要的、可寫兩个字去取、隨着人到大女兒家裡去討這些東西、那家子正怕這厭物再來、見要這付行頭、曉得在別家過年了、恨不得急燒一付退送紙、連忙把箱籠交還不迭、高愚溪見取了這些行頭來、心裏一發曉得女兒家裏不要他來的意思、安心在姪兒處過年、大凡老休在家裡的小官、巴不得撞個時節吉慶、穿着這一付紅閃閃的搖擺搖擺以爲快樂、當日高愚溪着了這一套拜了

祖宗姪兒姪媳婦也拜了尊長一家之中甚覺和氣強似在別人家了只是高愚溪心裡時常不快道是不曾掉得甚麼與姪兒今反在他家打攪甚爲不安就便是看覷的事他也肯做早是姪兒不要他去

同枝本是一家親　纔屬他門便路人
直待酒闌人散後　方知葉落必歸根

一日高愚溪正在姪兒家閒坐忽然一个人公差打扮的走到面前拱一拱手道老伯伯借問一聲此間有个高愚溪老爹否高愚溪道問他怎的公差道老伯伯指引一指引一路問來說道在此間在下要見

他一見有此要緊說話高愚溪道這是个老朽之人尋他有甚麼勾當公差道福建巡按李爺山東沂州人是他的門生今去到任迂道到此特特來訪他找尋兩日了愚溪笑道則我便是高廣公差道果然麼愚溪指着壁間道你不信只看我這頂破紗帽公差曉得是實叫聲道失敬了轉身就走愚溪道你且說山東李爺叫甚名字公差道單諱着一个某字愚溪想了一想道元來是此人公差道老爹家裡收拾一收拾他等得不耐煩了小的去禀就來拜了公差訪得的實喜喜歡歡自去了高愚溪叫出姪兒高文明

早知破紗帽猶如此有[illegible]交[illegible]不[illegible]遠矣

來與他說知此事。高文明道、這是興頭的事、貴人來臨、必有好處、伯伯當初怎麼樣與他相處起的、愚溪道、當初吾在沂州做學正、他是童生新進學、家窶甚貧、出那拜見錢不起、有半年多了、不能勾來盡禮、齋中兩个同僚、攛掇我出票去拿他、我只是不肯、後來訪得他果貧、去喚他來見、是我一个做主、分文不要他的、齋中見我如此、也不好要得了、我見這人身雖寒儉、意氣軒昂、模樣又好、問他家裏連燈火之資多難處的、我到助了他些盤費回去、又替他各處贊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好館、在東昌時節、又府裡薦了

他、歸來這幾時不相聞了、後來見說中過進士、也不知在那里爲官、我已是老邁之人、無意世事、總不記在心上、也不去查他了、不匡他不忘舊情、一直到此來訪我、高文明道、這也是个好人了、正說之間、外邊喧嚷起來、說一个大船泊將攏來了、一齊來看、高文明走出來、只見一个人拿了紅帖、竟望門裏直奔、高文明接了、拏進來看、高恩溪忙將古董衣服穿戴了、出來迎接、船艙門開處、搖搖擺擺、踱上个御史來、那御史生得齊整、但見

胸蟠豸繡、人避驄威、攬轡想像澄清、停車動搖山

嶽霜飛白簡、一筆裏要管閒非、清比黃河、滿面上
專尋不是、若不爲學中師友、誰肯來林外野人
家、

那李御史見了高愚溪、口口稱爲老師、滿面堆下笑
來、與他拱揖進來、李御史退後一步、不肯先走、扯得
个高愚溪氣喘不迭、涎唾鼻涕亂來、李御史帶着笑、
只是謙遜、高愚溪強不過、只得扯着袖子、占先了些、
一同行了、進入草堂之中、御史命設了毯子、納頭四
拜、拜謝前日提攜之恩、高愚溪還禮不迭、拜過、即送
上禮帖、候敬十二兩、高愚溪收下、整椅在上面、御史

[illegible]淚
[illegible]行者也

再三推辭、定要傍坐、只得左右相對、御史還不肯占上、必要愚溪右手高些纔坐了、御史提起昔日相與之情、甚是感謝、說道僥倖之後、日夕想報師恩、時刻在念、今幸適有此差、道繇貴省、迂途來訪、不想高居如此鄉僻、高愚溪道、可憐可憐、老朽那得有居、此乃舍姪之居、老朽在此趁住的、御史道、老師當初必定有居、愚溪道、老朽拙算、祖居盡廢、今無家可歸、只得在此強顏度日、說罷、不覺哽咽起來、老人家眼淚極易落的、撲的掉下兩行來、御史惻然不忍道、容門生到了地方、與老師設處便了、愚溪道、若得垂情老朽、

竟手段利益甚[illegible]報

再也不忘、御史道門生到任後便着承差來相候、說句一个多時的話、起身去了、愚溪送動身、看船開了、然後轉來、將適纔所送銀子來看一看、對姪兒高文明道、此封銀子、我姪可收去、以作老漢平日供給之費、高文明道、豈有此理、供養伯伯是應得的、此銀伯伯留下、隨便使用、高愚溪道、一向打攪、心實不安、手中無物、只得覥顏過了、今幸得門生送此、豈有累你供給了、我白收物事自用之理、你若不收我的、我也不好再住了、高文明推却不得、只得道、既如此說、姪兒取了一半去、伯伯留下一半別用罷、高愚溪依言、

各分了六兩、自李御史這一來鬧動了太湖邊上、把這事說了幾日、女兒家知道了見說送來銀子、分一半與姪兒了、有的不氣干道光輝了他家、又與他銀子、有的道這些須銀子、也不見幾時用、不要欣羨他免得老厭物來家也勾了、料沒得再有幾個御史來送銀子、各自唧噥不題、且說李御史到了福建、巡歷地方、袪蠹除奸、雷厲風行、且是做得利害、一意行事、隨你天大分上撓回不來、三月之後、即遣承差到湖州公幹、順便賚書一封、逓與高愚溪、約他到任所、先送程儀十二兩、教他收拾了、等承差公事已畢、就接

了同行、高愚溪得了此信、與姪兒高文明商量、伯姪兩个一同去走走、收拾停當、承差公事已完、來促起身、一路上多是承差支持、毫不費力、不二十日、已到了省下、此時察院正廵歷漳州、開門時節、承差進禀、請到了高師爺、察院即時送了下處、打轎出拜、拜時趕開閒人、敘了許多時說話、囬到衙内、就送下程、又分付辦兩桌酒、喫到半夜方散、外邊見察院如此綢繆、那个不欽敬、府縣官多來相拜、送下程、盡力奉承、大小官吏、多來撥臀捧屁、希求看覷、把一个老教官、擡在半天裏、因而有求薦奬的、有求免恭論的、有求

出罪的，有求免賍的，多來鑽他分上，察院密傳意思，敎且離了所巡境地，或在省下，或遊武夷，已叮囑了心腹府縣，其有所托之事，釘好書扎，附寄公文封筒進來，無有不依。高愚溪在那里半年，直到察院將次復命，方纔收拾回家，總計所得，足足有二千餘兩白物，其餘土產貨物，尺頭禮儀之類，甚多，眞叫做滿載而歸。只這一番，比似先前自家做官時，倒有三四倍之得了。伯姪兩人，滿心歡喜，到了家裏，搬將上去，隣里之間，見說高愚溪在福建巡按處抽豐回來，盡來觀看，看見行李沉重，貨物堆積，傳開了一片道不知

得了多少來家、三家女兒、知道了、多着人來問安、又各說着要接到家裏去的話、高愚溪只是冷笑、心裏道見我有了東西、又來親熱了、接着幾番、高愚溪立得主意定、只是不去、正是自從

受了賣糖公公騙　至今不信口甜人

這三家女兒見老子不肯來、約會了一日同到高文明家裏來、見高愚溪个个冬撥得笑起、說道前日不知怎麼樣衝撞了老爹、再不肯到家來了、今我們自已來接、是必原到我每各家來住住、高愚溪笑道、多謝多謝、一向打攪得你們勾了、今也要各自揣巳、再

不來了、三个女兒你一句我一句說道親的只是親、

怎麼這等見弃我們高愚溪不耐煩起來走進房中

去了一會、手中拿出三包銀子來每包十兩每一个

女兒與他一包道、只此見我老人家之意以後我也

再不來相擾你們也不必再來相纏了、又拿一个柬

帖來付高文明就與三个女兒看一看、衆人爭上前

看時上面寫道、

平日空囊、止有親姪收養今茲餘橐、無用他姪垂

涎、一生宦資已歸三女、身後長物悉付姪兒、書此

爲照、

女兒中頗有識字義者、見了此紙、又氣忿又沒趣、只得各人收了一包、且自各囘家裏去了、高愚溪當將所有、盡交付與姪兒高文明、那里肯受、說道伯伯留些防老、省得做蔭蕃怨了人、告人便難、高愚溪道、前番分文沒有時、你尤自背白養我、今有東西與你了、倒怠慢我不成、我老人家心直口直、不作久計了、你收下我的、一家一計過去、我到相安、休分彼此、說是你的我的、高文明依言、只得收了、以後盡心供養、但行所需、無不如意、高愚溪到底不往女兒家去、善終于姪兒高文明之家、所剩之物、盡歸姪兒、也是高文

明一點親親之念不衰、畢竟得所報也、

廣文也有遇時人、　自是人情有假真、
不遇門生能報德、　何緣愛女復思親、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七

僞漢裔奪妾山中　假將軍還妹江上

詩云

曾聞盜亦有道　其間多有英雄
若逢真正豪傑　偏能掉臂于中

昔日宋相張齊賢、他為布衣時值太宗皇帝[illegible][illegible]有北、上太平十策、太宗大喜用了他六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勸再用、齊賢堅執道是十策皆妙、盡宜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任、英宗臨朝之日、對真宗道、我在河北得一宰相之才、名曰張齊賢、留為你他日之用、真宗牢記在心、後來齊賢登進士榜、却中在後邊、真宗見了名字、要擡他

上前爭奈瘸已塡定特旨一搒盡賜及第他日直做到宰相這个張相未遇時節孤貧落魄却倘儻有大度一日偶到一个地方投店中住止其時適有一夥大盜刼掠歸來在此經過下在店中造飯飮酒爺刀森列形壯獰獰居民恐怕拿住東逃西匿連店主多去躱藏張相剩得一身在店內偏不走避看見羣盜喫得正酣張相整一整巾幘岸然走到羣盜面前拱一拱手道列位大夫請了小生貧困書生欲就大夫求一醉飽不識可否羣盜見了容貌魁梧語言爽朗便大喜道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之有但是吾輩麁

聞此等言安得不喜

管學不下大宗

跌恐怕秀才見笑耶即立起身來請張相仝坐張相
道世人不識諸君稱呼為盜不知這盜非是齷齪兒
郎做得的諸君多是世上英雄小生也是慷慨之士
今日幸得相遇便當一同歡飲一番有何彼此說罷
便取大碗斟酒一飲而盡羣盜見他喫得爽利再斟
一碗來也就一口吸乾連喫个三碗又在桌上取過
一盤猪蹄來畧擘一擘開狠飱虎嚥喫个罄盡羣盜
看了皆大驚異共相希咤道秀才真宰相器量能如
此不拘小節決非凡品他日做了宰相宰制天下當
念吾輩為盜多亦于不得已之情今日塵埃中願先

結納李秀才不棄各各身畔將出金帛來贈你強盜賽推了一大堆張相毫不推辭一一簡取將一條索子綑縛了攜在手中叫聲聒噪大踏步走出店去此番所得倒有百金張相盡付之酒家供了好些時酣暢只此一段氣魄在貧賤時就與人不同了這个是膽能玩益的有詩爲證

等閒卿相在塵埃　大嚼無慙亦異哉
白兒胸中多磊落　直教劇盜也憐才

山東萊州府掖縣有一个勇力之士邵文元義氣勝人專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有人在知縣面前訴他

官許公干
給費

恃力爲盜、知縣初到、不問的實、尋事打了他一頓、及至知縣朝覲入京、纔出境外、只見一人騎着馬、跨着刀、跑至面前、下馬相見、知縣認得是邵文元、只道他來報仇、喫了一驚、問道、你自何來、文元道、小人特來防護相公入京、前途劇賊頗多、然聞了小人之名、無不退避的、知縣道、我無恩于你、你怎到有此好心、文元道、相公前日戒訓小人、也只是要小人學好、況且相公清廉、小人敢不盡心報效、知縣心裏方才放了一个大扢㨶、文元隨至中途、別了自去、果然絕無盜言、一日出行、過一富翁之門、正撞着強盜四十餘人、

在那里打刼他家、將富翁細縛住、着一个強盜將刀加頸嚇他道、如有官兵救應、即先下手、其餘強盜盡刼金帛、富翁家裡、有一个錢堆高與屋齊、強盜算計他不去、盡笑道、不如替他散了罷、號召居民多來錢、居民也有怕事的不敢去、也有好事的去看光景、也有貪財大膽的、拿了家伙、稱心的兜取、弄得錢滿堦堺、邵文元聞得這話、要去玩弄這些強盜、在人叢中側着肩膊挨將進去、高聲叫道、你們做甚的做甚的、衆人道、強盜多着哩、不要惹事、文元走到鄰家、取一條鉄叉、立在門内、大叫道、邵文元在此、你們還

了這家銀子快散了罷、富翁聽得、恐怕强盜見有救應、即要動刀、大叫道、壯士快不要來、若來先殺我了、文元聽得權且走了出來、群盜齊把金銀裝在囊中、馱在馬背上、有二十馱、仍綁押了富翁送出境外二十里方纔解縛、富翁披髮很猊而歸、誰知文元自出門外、騎着馬、即遠遠隨來、看見富翁已回、急鞭馬追趕、衆盜見是一个人、不以爲意、文元喝道、快快把金銀放在路傍、汝等認得邵文元否、强盜聞其名、正慌張未荅、文元道、汝等遲遲、且着你看一个榜樣的、一箭已把内中一个射下馬來、次了、衆盜大驚、一齊下

寫得有達

還得妙

馬、跪在路傍、告求饒命。文元喝道、留下東西、饒你命去罷。強盜盡把囊物丟下、空身上馬、逃遁而去。文元就在人家借幾疋馬、負了這些東西、竟到富翁家裏、一一交還。富翁迎着叩頭道、此乃壯士出力奪來之物、已不是我物了。願送至君家、吾不敢吝。文元怒叱道、我哀憐你家橫禍、故出力相助、吾豈貪私邪。盡還了富翁、不顧而去。這个是力能制盜的、有詩為證。

白晝探丸勢已凶、不堪壯士笑談中。
揮鞭能返相如璧、盡却酬金更自雄。

再說一个見識能作弄強盜的汪秀才、做回正話。看

官要知這个出處先須聽我瀟湘八景

雲晴龍堆古渡。湖連鹿角平田薄暮長楊垂首。平明秀麥齊肩人羨春遊此月客愁夜泊如年。瀟湘夜雨

湘妃初理雲鬟龍女忽開曉鏡銀盤水面無塵。玉鬼天心相映一聲鐵笛風清兩岸画闌人靜洞庭秋月

八桂城南路杳。蒼梧江月音稀昨夜一天風色。今朝百道帆飛對鏡且看妥而倚樓好待郎歸。遠浦歸帆

湖平波浪連天水落汀沙千里。蘆花冷澹秋容。鴻雁差池南徙有時小棹經過又遣幾羣驚起。平沙落雁

軒帝洞庭聲歇湘靈寶瑟香銷。湖上長煙漠漠。山

中古寺迢迢、鐘擊東林新月、僧歸野渡寒潮。煙寺晚鐘
潮頭帆頂陰晴。樓上幾個晚鴉、霏霏雨障輕過。閃
閃夕陽回照、漁翁東岸移舟。又向西灣垂釣漁村夕陽
石港湖心野店。板橋路口人家、少婦籬中麥芡、村
翁筒裡魚蝦、蜃市依稀海上、嵐光咫尺天涯。山市晴嵐
隴頭初放梅花、江面平鋪柳絮、樓居萬玉叢中。人
在水晶深處。一天素幔低垂、萬里孤舟歸去。江天暮雪

此八詞多道着楚中景致、乃一浙中搢紳所作、楚中
稱道此詞、頗得真趣、人人傳誦的、這洞庭湖八百里、
萬山環列、連着三江、乃是盜賊淵藪、 國初時、僞漢

名成开業
豈其然

陳友諒據楚稱王後爲　太祖所滅今其子孫住居瑞昌與國之間號爲柯陳頗稱蕃衍世世有勇力出衆之人推立一个爲主其族負險善鬬刼掠客商地方有亡命無賴多去投入縣中官兵不敢正眼覷他雖然設立有游擊把總等巡游武官隄防地方非常事發那多是與他們豪長通同往來地方官不奈他何的竟然宋時梁山泊光景且說黄州府黄岡縣有一个汪秀才身在黌宮家事富厚家僮數十婢妾盈房做人倜儻不羈豪俠好游又兼權略過人凡事經他布置必有可觀混名稱他爲汪太公蓋比他呂望

一般智術他房中有一愛妾名曰廻風真个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更兼吟詩作賦馳馬打彈是小年場中之事無所不能汪秀才不惟寵冠後房但是游行再沒有不帶他同走的怎見得廻風的標致

雲鬢輕梳蟬翼翠眉淡掃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花生丹臉水剪雙眸意態自然技能出眾直敎殺人壯士回頭便是入定禪師轉眼看

一日汪秀才領了廻風來到岳州登了岳陽樓望着

洞庭皓渺、巨浪掐天、其時冬月水落、自樓上望君山、隔不多些水面、遂出了岳州南門、挐舟而渡、不上數里、已到山脚、顧了肩輿、與廻風同行十餘里、下輿謁湘君祠、右數十步、榛莽中有二妃塚、汪秀才取酒來、與廻風各酹一杯、步行半里、到崇勝寺之外、三个大字是有緣山。汪秀才不解、廻風笑道、只該同我們女眷游的、不然、何稱有緣、汪秀才去問僧人、僧人道、此處山靈、妬人來游、每將渡、便有惡風濁浪、阻人得到、此地者、便是有緣、故此得名、汪秀才笑對廻風道、這等說來、我與你今日到此、可謂僥倖矣、其僧遂指引

汪秀才許多勝處、說有

軒轅臺乃黃帝鑄鼎於此　酒香亭乃洪武帝得仙酒于此

朗吟亭乃呂仙遺蹟　柳毅井乃柳毅為洞庭君女傳書處

汪秀才別了僧人、同了廻風、孫方丈側出去、登了軒轅臺、凭闌四顧、水天一色、最爲勝處、又左側過去、是酒香亭、遶出山門之左、登朗吟亭、再下、柳毅井、旁有傳書亭、亭前又有刺橋泉、許多古跡、正游玩間、只見山脚下、走起一个大漢來、儀容甚武、也來看玩、廻風雖是遮遮掩掩、却沒十分好躲避處、那大漢看見廻風美色、不轉眼的上下瞟覷、跟定了他兩人、步步傍

嗟不吃力

着不捨、汪秀才看見這人有些蹺蹊、急忙下山、將到船邊只見大漢也下山來口裡一聲胡哨左近一隻船中吹起號頭答應、船裡跳起一二十彪形大漢來、對岸上大漢聲喏大漢指定廻風道取了此人獻大王去衆人應一聲、一齊動手猶如鷹拿燕雀竟將廻風搶到那隻船上、拽起滿篷、望洞庭湖中而去汪秀才只叫得苦這湖中盜賊去處窟穴甚多竟不知是那一處的強人弄的去了淒淒惶惶雙出單回甚是苦楚、正是

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水中、

汪秀才眼看愛姬先去難道就是這樣罷了、他是个有擘劃的人、即忙着人四路找聽、是省府州縣鬧熱市鎮去處、即貼了榜文、但有知風來報的、賞銀百兩、各處傳遍道、汪家失了一妾、出着重賞招票、從古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汪秀才一日到省下來、有一个都可向承勳是他的相好朋友、擺酒在黃鶴樓請他、飲酒中間、汪秀才凭欄一望、見大江浩渺、雲霧蒼茫、想起愛妾、翅風不知在煙水中那一个所在、投袂而起、亢聲長歌蘇子瞻赤壁之句云、

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家丁亦是好漢家數

歆之數回、不覺潸然淚下、向鄒司看見、正要請問旁邊一个瘦身的家丁、洗然向前道、秀才飲酒不樂、得非爲家婿失去否、汪秀才道、汝何以知之、家丁道、秀才遍榜街衢、誰不知之、秀才但請與我主人盡歡、管還秀才一个下落、汪秀才納頭便拜道、若得知一个下落、百能也不敢辭、紏郤可道、爲一女子直得如此着急、且請飲三大巵、教他說明白、汪秀才即取大巵過手、一氣吸了三巡、再斟一巵、奉與家丁道、願求壯士明言、當以百金爲壽、家丁道、小人是興國州人、住居閬閬山下、頗知山中柯陳家事體、爲頭的叫做柯

陳大官人有幾个兄弟、多有勇力、專在江湖中做私商勾當、他這一族最大、江湖之間各有頭目、惟他是个主、前日聞得在岳州洞庭湖、劫得一美女回來、進與大官人、甚是快活、終日飲酒作樂、小人家裡離他不上十里路、所以備細得知、這个必定是秀才家裡小娘子了、汪秀才道、我正在洞庭湖失去的、這消息是真了、向都司便道、他這人慷慨好義、雖係草竊之徒、多曾與我們官府往來、上司處也私有進奉、盤結深固、四處響應、不比其他盜賊、可以官兵緝拏得的、若是尊姬被此處奪了去、只怕休想再合了、天下多

該官府好
上門說等
不然處

美婦人。仁兄只宜丟開爲是。且自暢飲。介懷無益。汪秀才道。大丈夫生于世上。豈有愛姬被人所據。旣已知下落。不能用計奪轉來的。某雖不才。誓當返此姬以博一笑。向都司道。且看仁兄大才。談何容易。當下汪秀才放下肚腸。開懷暢飲而散。次日汪秀才即將五十金送與向家家丁。以謝報信之事。就與都司討此人去做眼。事成之後。再奉五十金。以湊百兩。向都司笑汪秀才癡心。立命家丁到汪秀才處聽憑使用。看他怎麼作爲。家丁接了銀子。千歡萬喜。頭顛尾顛。巴不得隨着他使喚了。就向家丁問了柯陳家裏弟

好兵道

秀才可喜
兵巡兩可

兒名字、汪秀才胸中算計已定、寫下一狀、先到兵巡衙門去告、兵巡看狀見了柯陳大等名字、已自心裡虛怯、對這汪秀才道、這不是好惹的、你無非只為一婦女小事、我若行个文書下去、差人拘拿對理、必要激起爭端、致成大禍、决然不可、汪秀才道、小生但求得一紙牒文、自會去與他講論曲直、取討人口、不須大人的公差、也不到得與他爭競、大人可以放心、兵巡見他說得容易、便道牒文不難、即將汝狀判准、排號用印、付汝持去就是了、汪秀才道、小生之意也只欲如此、不敢別求多端、有此一紙便可了一樁公事、

來回覆兵巡似信不信分付該房如式端正付與汪秀才汪秀才領了此紙滿心歡喜就像愛姬已取到手了一般的來見向都司道小生狀詞已准來求將軍助一臂之力都司摇頭道若要我們出力添撥兵卒與他厮鬥這決然不能的汪秀才道但請放心多用不着我自有人只那平日所駕江上樓船要借一隻巡江哨船要借二隻與平日所用傘蓋旌旗冠服之類要借一用此外不勞一个兵卒相助只帶前日報信的家丁去就勾了向都司道意欲何爲汪秀才道漢家自有制度此時不好說得做出便見向都司

依言盡數借與汪秀才、汪秀才大喜、整備了一个多月糧食、喚集幾十个家人、又各處借得些號衣、多打扮了軍士、一齊到船上去、撐駕開江、鼓吹喧閧、竟像武官出汛一般、有詩為證、

舳艫千里傳赤壁、　此日江中行畫鷁、
將軍漢號是樓船、　這回投却班生筆、

汪秀才駕了樓船、領了人從、打了游擊牌額、一直行到閶闔山江口來、未到岸四五里、先差一隻哨船、載着兩个人前去、一个是何家家丁、一个是心腹家人汪貴、拏了一張硬牌去、叫齊本處地方居民、迎接新

以四千目亦千六之忠恚所以討出于此

任提督江洋游擊、就帶了幾个紅帖、把汪姓去了一畫、帖上寫各江萬里竟是柯陳大官人家投遞、幾个兄弟、每人一个帖子、說新到地方的官、慕大名就來相拜、兩人領命去了、汪秀才分付舡戶、把舡漫漫自行、且說向家家丁是个熟路、得了汪家重賞、有甚不依、他處領了家人汪貴、一仝下在哨舡中了、頃刻到了岸邊、掮了硬牌、上岸各處一說、多曉得新官舡到、整備迎接、家丁引了汪貴、同到一个所在、元來是一座莊子、但見

冷氣侵人、寒風撲面、三冬無客過、四季少人行、

與奉作兩叓是何等

閫若繪影能形髣髴青松如虎跡已昇紅日莊門内鬼火熒熒未到黃昏古澗邊悲風颯颯盆盛人酢醬板蓋鑄錢爐驀聞一陣血腥來元是強人居止處

家丁原是地頭人多曾認得柯陳家裡的一徑將帖兒進去報了柯陳大官人認得向家家丁是个官身有甚麼疑心與同兄弟柯陳二柯陳三等會集商議道這个官府甚有吾每體面他既以禮相待我當以禮接他而今吾每辦了菓盒帶着羊酒結束鮮明一路迎將上去一來見我每有禮體二來顯我每弟兄

有威風、看他舉止如何、斟酌待他的厚薄就是了、商議已定、外報游府船到江口、一面叫轎夫打轎拜客、想是就起來了、柯陳弟兄果然一齊戎裝、點起二三十名嘍囉、牽羊擔酒、擎着旗旛、點着香燭、迎出山來、汪秀才船到泊裡、把借來的紗帽紅袍穿着在身、叫齊轎夫四擡四插、擡上岸來、先是地方人等聲喏已過、柯陳兄弟站着兩旁、打個躬在前引導、汪秀才分付一徑擡到柯陳家庄上來、擡到廳前下了轎、柯陳兄弟忙掇一張坐椅擺在中間、戈陳大開口道、大人請坐、容小兄弟拜見、汪秀才道、快不要行禮、賢昆玉

只此一語便是遇盜妙法

推心置腹手有不服人者汪生滿肚子出路口吐吐之法

多是江湖上義士好漢下官未任之時聞名久矣今幸得守此地方正好與諸公義氣相與所以特來奉拜豈可以官民之禮相拘只是个賓主相待倒好久長柯陳兄弟跪將下去汪秀才一手扶起口裡連聲道快不要這等吾輩豪傑不比尋常決不要拘于常禮柯陳兄弟謙遜一回請汪秀才坐了三人侍立汪秀才急命取坐來分左右而坐柯陳兄弟道遊府如此相待喜出非常慌忙治酒相款汪秀才解帶脫衣盡情歡宴猜拳行令不存一毫形跡行酒之間說着許多豪傑勾當掀拳裸袖只恨相見之晚柯陳兄弟

不唯心服又且感恩多道若得恩府如此相待我輩
赤心報效死而無怨江上有警一呼即應決不致自
家作孽有負恩府青目汪秀才聽罷越加高興接連
百來巨觥引滿不辭自日中起直飲至半夜方纔告
別下船此一日算做柯陳大官人的酒第二日就是
柯陳二做主第三日就是柯陳三做主各各請過柯
陳大官人又道前日是倉卒下馬算不得數又請秀
了一日酒俱有金帛折席汪秀才多不推辭欣然受
了酒席已完回到船上柯陳兄弟多來謝汪秀才
留住在船上隨命治酒相待柯陳兄弟推辭道我輩

此是大陷阱

草澤小人承蒙恩府不棄得獻酒食便爲大幸豈敢上叨賜宴汪秀才道禮無不答難道只是學生叨擾不容做个主人還席的况我輩相與不必拘報施常規前日學生到宅上就是諸君作主今日諸君見顧就是學生做主逢場作戲有何不可柯陳兄弟不好推辭早已排上酒席擺設已完汪秀才定席已畢就有帶來一班梨園子弟上場做戲做的是桃園結義千里獨行許多豪傑襟懷的戲文柯陳兄弟多是山野之人見此花鬥怎不貪看豈知汪秀才先已密密分付行船的但聽戲文鑼鼓爲號即便魆地開船趕

着月明沿流放去緩緩而行要使船中不覺行來數十餘里戲文方完與未有闌仍舊移席重坐飛觴行令樂人清唱勸酹大樂汪秀才曉得船已行遠方發言道學生承諸君見愛如此傾倒可謂極歡但胸中有一件小事甚不便于諸君要與諸君商量一个長策柯陳兄弟愕然道不知何事但請恩府明言愚兄弟無不聽令汪秀才叫從人摸一个手匣過來取出那張詞文來捏在手中問道有一个汪秀才告着諸君說道拐了他愛妾有此事否柯陳兄弟兩兩相顧不好隱得柯陳大囬言道有一女子在岳州所得名

曰廻風說是汪家的而今見在小人處不敢相瞞汪秀才道一女子是小事那汪秀才是當今豪傑非凡人也今他要去上本奏請征勦先將此狀告到上司上司審行此牒托與學生勾當此事學生是江湖上義氣在行的人豈可與兵動卒前來攪擾所以邀請諸君到此明日見一見上司與汪秀才質證那一件公事柯陳兄弟見說驚得面如土色道我等豈可輕易見得上司一到公庭必然監禁好歹是死了人人思要脫身立將起來推窗一看大江之中煙水茫茫既無舟楫又無崖岸巢穴已遠救應不到再無个計

策了正是

有翅翻飛騰天上　有鱗甲鑽入深淵
既無窟地升天術　目下灾殃怎得延

柯陳兄弟明知着了道兒一齊跪下道恩府救命則个汪秀才道到此地位若不見官學生難以回覆若要見官又難爲公等是必從長計較使學生可以銷得此紙就不見官罷了柯陳兄弟道小人愚昧願求恩府良策汪秀才道汪生只爲一妾着急今莫若差一隻哨船飛棹到宅上取了此妾來船中學生領去當官交付還了他這張牒文可以立銷公等可[illegible][illegible]

到官了、柯陳兄弟道、這个何難、待寫个手書與當家的做个執照、就取了來了、汪秀才道、事不宜遲、快寫起來、柯陳大寫下執照、汪秀才立喚向家家丁與汪貴兩个到來、他一个是認得路的、一个是認得人的、悄地分付、付與執照、打發兩隻哨船一齊掉去、立等回報、船中只自金鼓迭奏、開懷喫酒、柯陳兄弟見汪秀才意思坦然、雖覺放下了些驚恐、也還心緒不安、牽筋縮脉、汪秀才只是一味豪興、談笑洒落、飲酒不歇、俟至天明、兩隻哨船已此載得廻風小娘子飛也似的來報、汪秀才立教請過船來、廻風過船、汪秀才

原自豪傑作事磊落行行皆異謝

大喜叫一壁廂房艙中去一壁廂將出四錠銀子來兩个去的人各賞一錠兩船上各賞一錠衆人齊聲稱謝分派已畢汪秀才再命斟酒三大觥與柯陳兄弟作別道此事已完學生竟自回覆上司不須公等在此了就此請別柯陳兄弟感激稱謝救命之恩汪秀才把柯陳大官人鬚髯捋一捋道公等果認得汪秀才否我學生便是那裡是甚麼新婚遊擊只爲不捨得愛妾做出這一場把戲今愛妾仍歸于我落得與諸君遊宴數日備極歡暢莫非結緣多謝諸君從此別矣柯陳兄弟如夢初覺如醉方醒纔放下心中

扢搭不覺大笑道元來秀才恢諧至此如此豪放不覊真豪傑也吾輩粗人幸得陪侍這幾日也是有緣小娘子之事失於不知有愧有愧各解腰間所帶銀兩出來約有三十餘兩贈與汪秀才道聊以贈小娘子添粧汪秀才再三推卻不得笑而受之柯陳兄弟求差哨船一送汪秀才分付送至通岸大路即放上岸柯陳兄弟殷勤相別登舟而去汪秀才房船中喚出廻風來說前日驚恐的事廻風嗚咽告訴汪秀才道而今仍歸吾手舊事不必再提且喫一杯酒壓驚兩人如渴得漿喫得盡歡遂同宿于舟中次日起身

設用都司可以禦戎

已到武昌馬頭上來、見向都司、道承借船隻家伙等物、今已完事、一一奉還、向都司道、尊嫗已如何了、汪秀才道、明仗尊庇、已在舟中了、向都司道、如何取得來、汪秀才把假粧新任、作他賺他的話、備細說了一遍、道、多在尊使壯膽、小生也仗尊使之力不淺、向都司道、有此奇事、真正有十二分膽智、纔弄得這个使倆出來、仁兄手段、可以行兵、當下汪秀才再將五十金送與向家家丁、完前日摺票上許出之數、另顧下一船、裝了廻風小娘子、再與向都司討了一隻哨船護送、并載家僮人等、安頓已定、進士開覆兵巡道繳

不知兵道亦有此之謂[illegible]否

還原牒兵巡道問道此事已如何了却來繳牒汪秀才再把始終之事備細一稟兵巡道笑道不動干戈能入虎穴取出人口眞奇才奇想秀才他日爲朝廷所用處分封疆大事料不難矣大加賞嘆汪秀才謙謝而出遂載了迴風還至黃岡黃岡人聞得此事盡多驚嘆道不枉了汪太公之名眞不虛傳也有詩爲證

自是英雄作用殊　虎狼可狎與同居
不須竊伺驪龍睡　已得探還頷下珠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七終